

# 人物传记

## 《爱德华兹小传》

### 第三章 在耶鲁任助教

一七二四年六月，爱德华兹正式在耶鲁学院教书。

这时候耶鲁的校长卡勒（Timothy Cutler）和另一位教员布朗（Daniel Brown）公然宣称他们是圣公会的会友，结果他们就被学校的信托委员会辞掉。信托委员被迫每人轮流在耶鲁任副校长一个月；至于校长的职位则长期悬空，历四年之久。

当学院的管理层出现一片混乱之际，有三位教员坚持站在他们的教学岗位上：一位是史密斯（William Smith），一位是爱德华兹，还有一位是他的堂兄弟但以理爱德华兹（Daniel Edwards）。

学校管理层排斥圣公会的信徒有一定的历史原因，应知道新英格兰的英国移民，很多是清教徒，在英国早已受到英国国教——圣公会——的迫害。如果圣公会坚持它的合法性，新英格兰的长老会将再度被置于非法的地位，而长老会的人将被列为异教徒；这些清教徒的后裔有再度受到宗教迫害的可能性。新英格兰长老会的顾虑实有必要，实因当年新英格兰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。

在耶鲁教书的时期，爱德华兹对自然科学已有浓厚的兴趣，他聚精会神地阅读牛顿（Isaac Newton）和威斯顿（William Whiston）两位科学家的著作。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界的物理现象，包括虹的出现、流星的现象、水的蒸发、燃烧的过程、血液的循环、冰的凝结、物质的弹性，以及光的反射、折射、分解、内曲。

爱德华兹观察昆虫的生活动态，搜集了有关昆虫的资料，写了有关昆虫的文章。他最受人乐道并赞誉的，是他撰写的那篇有关蜘蛛的论文。最令人惊奇的，是爱德华兹搜集的这些林林总总的自然哲学

（Natural Philosophy）的档案中，被列为首位的竟是“原子”（Atoms）。在那些年间，科学家对原子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，但是爱德华兹早就把原子的结构问题，列为他研究思考的首要对象。事实上，他正式被列为十八世纪美洲殖民地研究物理现象的科学家之一。根据他的钻研精神和分析能力，加上他渊博的学识，他完全有条件成为卓越的、有辉煌成就的伟大科学家；但是神却选召他作基督的忠仆。

这时期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已经失去了早期的热心和虔诚。甚至在大西洋的彼岸——英国，五十年来清教徒的人数逐步下降，许多清教徒冷淡退后，在灵命上没有追求。

在耶鲁大学教书的爱德华兹，看到教会普遍荒凉的现象，他并没有对其他人加以指摘。他没有凭己意论断人，他没有散布消极的、负面的言论——虽然他的观察力比常人尖锐、准确。他仍是谦虚地运用神给他的恩赐和智慧，以圣经为基础，查阅古代的和当代的清教徒作家的一些书籍。这些清教徒作家包括：加尔文（John Calvin）、柏金斯（William Perkins）、樊马斯特立（Van Mastricht）、薛伯斯

（Richard Sibbes）、曼通（Thomas Manton）、弗拉威尔（John Flavel）、欧文（John Owen）等。爱德华兹凭着神赐给他的特殊的分辨力和分析力，剔除了传统上的偏见，过滤了罗马天主教的余毒，以属灵的智慧，吸收了先圣的属灵精髓，继承了历代属灵伟人的遗产，建成了一座伟大壮丽的精神宝库。美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班克洛夫（George Bancroft）说得很中肯：“谁要知道十八世纪中叶新英格兰的心智和脉搏，谁就得花许多昼夜来研究爱德华兹。”

爱德华兹对十八世纪教会的荒凉和信徒的冷淡，追究其原因，发现是人不够认识心思里天性的黑暗，而用人的头脑代替神的启示，爱德华兹这样评述：

“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，人类的知识增加，技术比前更进步，但是罪恶也越发加增。如今到了十八世纪，人类凭着最新的学识和头脑，照样也不认识神；他们受这世界的繁荣所迷惑，流荡在旷野，生活在子夜的黑暗中。许多人对自己的知识过分自信，结果瞎了眼，他们在白天摸索，和在黑夜摸索，没有什么区别。”

爱德华兹在一七二五年二月十五日所记载的日记里，说及他在大学里的灵性经历：

“我现在所迫切需要的，是求神让我，对祂的完全和荣耀，有一个更清楚的和更接近的看法。我要明白神怎样在我们的心灵和心思里运行，正如我已明白了祂对各种物体所起的作用一样。”

同年五月二十八日，他表露了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心态：

“对我来说，我是否已经改变，已无关紧要，我既然在目前的情况中安定下来，看来我终身都会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。但是，尽管我可能在这里持续地生活下去，我仍要继续向神祈求，不让我受到欺骗，或在一种不安全的情况下酣睡不醒。我必须不断地责问自己，审查自己，从历代的先圣得着帮助，使神有机会垂听我的祷告。我将时时刻刻祈求神的灵显明我的过错——若我有任何过错的话。”

一七二五年九月，爱德华兹准备回到东温莎去探望父亲。但是在动身时，他在新哈芬已经生病，他认为这病不严重，而又急于回家，就起程往东温莎去。但是旅途的劳顿却使他病情越发严重，到了半途，他在北哈芬（North Haven）病倒。结果在史泰尔斯牧师（Rev. Ezra Stiles）家里，足足病了三星期。直至那年冬天，即十一月中，他才能回到家里探望父亲。

爱德华兹在疾病中，享受到神的同在，更深地认识到祂的恩典。他在病后灵命反而觉得新鲜和有活力。这次的病痛，催促他更加亲近主，使他更觉得主的宝贵和实在。

在爱德华兹生病的时候，他体会到人的生命气息都在神的管理之中；而人生最有价值的事就是为神而活着。一个人得以献身事奉神是何等有福、有价值，和荣耀的事。他病后在东温莎长期疗养，实际上是仰望神更进一步的带领和指引。

一七二六年夏天，他虽然回到耶鲁教书，但他心里知道，只要时机一到，他随时都会放下教书的职业，而分别为圣地、专一地出来服事主。

爱德华兹在神面前的等待终于有了回应。一七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，在诺坦普顿市（Nothampton）的教堂担任牧师的所罗门斯托达（Solomon Stoddard）——爱德华兹的外祖父——邀请爱德华兹任助理牧师。心里早已准备出来服事主的爱德华兹，立刻接受这项邀请。他毅然放弃在大学任教的职位。由于他回应了神的呼召，他里面的灵明亮和刚强起来，他在一七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，记述了他决心出来事奉主之后，灵性得着恢复的实况：

“大概有三年之久，大多时间我的灵性是消沉的和低落的，一反往常，我对属灵事物的知觉是迟钝到极点。屈指一算，这情形从毕业典礼前一星期，直至如今，恰好三年；今年在同一时候，我开始或多或少恢复到我已往的属灵情形。”

爱德华兹的外祖父斯托达牧师，在一七二六年时已届八十三岁高龄，而身体仍然壮健。斯托达牧师在诺坦普顿的教堂任牧师长达半个世纪，他成为该地年龄最大、资历最深的牧师。无论斯托达牧师身体如何健康，他仍无法逃避自然界的规律，仍会逐步衰老；斯托达牧师找他的外孙爱德华兹作他的助手，挑选第三代作接棒人，委实是一项智慧和美好的安排。